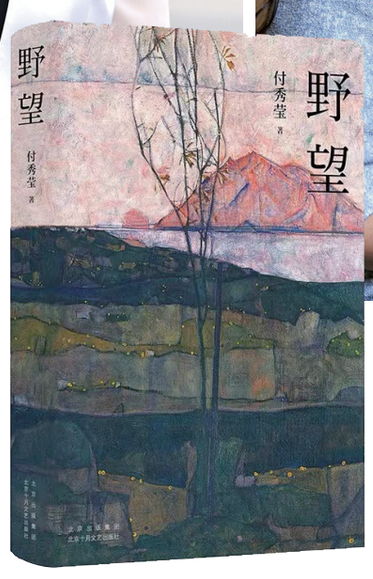
■访 谈

《野望》：传统中无限生发的“新”

□付秀莹 张晓琴

付秀莹



张晓琴

张晓琴：第一眼看到《野望》的书名，首先想到的是杜甫的七言律诗《野望》。二者创作的时代不同，书写的内容不同，但是对普通民众的那种深沉情感却是相似的，这也是初读《野望》时最打动我的地方。写这部小说的缘起和初衷是什么？为什么起这样一个书名？

付秀莹：写《野望》的愿望其实一直埋在心底。2016年《陌上》出版之后，意犹未尽，甚至感觉对生活还有更多的话要说。对我的芳村、对我们这个时代、对时代巨变中的普通民众，我怀抱着一腔痴心热肠。这种情感随着年岁渐长，随着在城市生活中沉浸越来越深，变得越发深厚、越发朴实纯粹。虽然离开故乡多年，但我的精神根脉深扎在那片土地上。我对那片土地上的人民、对我的父老乡亲，可以说是牵肠挂肚。我想替他们写下他们的生活，为他们这些平凡的无名的普通百姓立传，描画出他们在时代激流中奋力前行的面影。

起名字的时候并没有想太多，一出口就想喊它《野望》。后来也有朋友建议改一下，觉得不够通俗好记。想来想去，最终还是叫了《野望》。觉得就该叫“野望”，恰切、妥帖、自然而然。杜甫的诗太有名了，“野望”这样一个弥散着古典气息的名字，一看就觉得满怀家国心事，苍茫、沉郁、素朴而宽阔。我想之所以觉得野望这个名字妥帖自然，大约是传统这个东西太强大了，它早已经渗透到你的文化血脉深处，默默滋养润物无声。

张晓琴：《野望》呈现的是芳村的一个历史横截面，所叙时间大体为一年，用二十四节气来建构，每节前有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《授时通考·天时》《礼记·月令》《岁序总考》《春秋繁露·阴阳出入上下》等古典文献中关于节气的文字，又引用了李白、元稹、邵雍、苏轼、陆游、范成大、曹操、白居易有关这一节气或时节的诗，形成一种互文性关系。这种互文在我看来不仅仅是文本意义上的，更是文化意义上的，这是《野望》独特的、有意思的地方。

付秀莹：我固执地认为，中国传统文化根脉更深地扎根在乡土之上，如同滔滔河流奔腾不息，千载而下，在乡土中国的河床上淤积沉淀下来，是传统的，也是民间的。在中国乡村，二十四节气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存在。人们不说星期几、几月几日，他们更习惯说初一十五、大暑小寒。传统的民间的强韧的文化根脉，如此茁壮如此蓬勃，它几乎贯穿着乡土中国的日常生活，成为乡村的一部分，贴心贴肺，深入骨髓深入血脉。《野望》中人们日常起居、婚丧嫁娶、风俗习惯、人情往来，都与这种传统文化息息相关、血脉相连。在《野望》里，这种传统与我要写的现代正好形成彼此映照。新与旧、常与变、传统与现代、民间与庙堂、历史与当下，我对其中的关系种种饶有兴致。

张晓琴：小说中引用了二十四首古诗，最后一节“冬至”中引用了杜甫的诗，这样的设置仿佛与题目有呼应，是巧合，还是有其他考虑？

付秀莹：老实说写的时候没有考虑太多，但写到最后的时候，忽然发现这样处理太好了。创作状态好的时候，我对“如有神助”这个词深信不疑。

张晓琴：回到小说内部，仍然在写那个我们熟悉的芳村，但是书写方式和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，这一次的芳村仿佛不再有秘密，被一览无余地呈现在我们面前，让人想起巴尔扎克的话：“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。”《野望》可谓是当前中国农村的一个精神缩略史，它写的显然是新农村的新故事，如何理解这“新”的本质？

付秀莹：“新”肯定是从“旧”脱胎而来，正如“变”和“常”的关系。《野望》意在写“新”，新时代、新乡村、新气象，但我并不想像我们熟悉的一些主题创作一样，一味高声歌唱，震耳欲聋，以至于我们的听觉变得麻木，不再敏感地听到那些更为细腻微妙、丰富幽深的部分。我想，高声歌唱固然是重要和必要的，但如果愿意真正俯下身子，深入到时代激流中去，深入到人群中去，恐怕还需要调门放低，寻常姿态，说些百姓的家常话、家务事、儿女情、经济账，亲口尝尝新乡村酿出的这杯新酒，告诉人家是何等滋味，才有可能是可信的，也是可贵的。我关注这“新”在乡村大地上的萌发、生长、收获的过程。这“新”是无限敞开的，具有丰富可能。

张晓琴：好的小说必然有让人难忘的细节，《野望》是由细节的洪流层层推进的，仿佛自然主义的再现，又经过了精心的处理。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了这样的方式？这些细节是通过采风和田野调查得来的吗？您为此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？

付秀莹：生活不就是这样吗？无边无际的日常，很难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发生，但细节无处不在，可以说绵绵不绝的细节构成了我们的日常。我就是想通过这些流水一样的大量细节，写出生命长河的生生不息。人们在日常中活得耐烦，活得有滋有味、有声有色。时节如流，而万象更新。新与旧、常与变的内在逻辑也在其中。我经常回到村子里，生活在村庄里，跟他们一样，操心着东家西家。七大姑八大姨几乎所有的亲戚关系，都像大树一样深扎在邻近几个村庄，牵藤扯蔓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我一直深度参与介入他们所有的人情往来，庆吊丧娶，各种乡间琐事。我不用特意去田间调查，因为我就身在其中。当下乡村的人情世故悲欢离合的所有拐弯抹角之处，我都一看就懂，深谙其味。

张晓琴：《野望》中的声音复杂，是多声部的、复调的，从中可以听到叙述的声音、各种人物的声音，还有一个声音很特殊，是村里大喇叭的声音。这个喇叭里的声音与主人公翠台琐碎日常的声音完全不一样，但是两种声音最终指向的都是新乡村的美好生活。它们在变奏与复调中最终达成一致，是否这样的复调才能更加立体地呈现出当下的乡村？

付秀莹：在《野望》里，我不断地写到芳村的大喇叭。怎么说呢，大喇叭是乡村生活的一部分，在一个村庄，这样的喇叭必不可少，它担负着多种功能：广播消息、宣传政策、娱乐群众、发号施令。在《野望》中，大喇叭里不断传出自己的声音：有时候是国家政策，关于乡村振兴、关于生态环保、关于美丽乡村建设；有时候是民间信息，卖桃子的来了、卖韭菜的走了、哪里有招工的、谁家丢了一只猫；有时候放一出戏，河北梆子《打金枝》《空城计》《龙凤呈祥》。这些声音通过大喇叭，传遍村庄、田野、河套、果园，同乡村的风声雨声混杂在一起，同村里的鸡鸣狗吠、闲言碎语交织在一起，与邻村的大喇叭一唱一和，遥遥呼应。国家话语与民间话语、宏大与琐细、抽象与具体、历史与当下、传统与现代，彼此缠绕彼此激发，有一种丰富复杂的意味在里面。

我是在后来才发现，大喇叭这样一个无意的装置，其实是一种隐喻。通过大喇叭，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中国乡村在时代激流中新的表情、新的气质、新的风貌。大喇叭在村委会，然而它又无处不在。大喇叭发出的声音，在村庄里不断回响不断激荡，这是一种富有意味的形式。它大约只属于中国乡村，或者说，只有中国乡村，才能为这种形式赋予丰饶而广袤的想象空间。

张晓琴：《野望》中有四代人，翠台的父亲、婆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形象，翠台这一代似乎是个过渡，他们也在努力地追求美好生活，但是机遇不是很多。翠台这一代人过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，而是在逐渐摆脱传统的农耕方式；但是小说又以传统的二十四节气来建构其框架，人物又都按着传统的农耕文明来计算时间、过各种节日。为什么这样处理？

付秀莹：这看似矛盾，但在当下中国乡村却是一种真实存在。我想努力写出新变是如何发生的，新与旧、常与变、明暗、隐显，驳杂丰富，复杂幽深。我想真实呈现给读者，让他们不仅看到新，看到变，也可看到更多，看到其中的内在逻辑。

张晓琴：翠台渴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够“有出息”。儿子大坡一开始不懂事，后来走上了科学养殖的路。女儿二妞是农村出身的新一代青年形象，她在大城市读了大学，却主动要求回芳村建设乡村。这与翠台对她的期望完全相左，翠台为此伤心落泪。之前《他乡》中的翟小梨是一个知识女性，她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、从故乡到他乡的人生历程，这样的历程似乎更为现实，也更为符合大众的选择。《野望》中二妞的选择是一种希冀，还是真有原型？

付秀莹：二妞这种形象，在以前的乡村根本不可能出现。以前的乡村，翟小梨才是“有出息”的代表，是乡下人的理想和英雄。但在当下，二妞这样的新人不仅存在，并且越来越多，最终将成为一种新趋势新潮流。新一代青年回乡，正是新时代独有的新事物。新人新事、新前景新格局，正在构成着新时代乡村的崭新生活。

张晓琴：二妞回芳村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“回家”，而她的母亲并不希望她回来，这“回家”是否能真正实现？或者说，她回到的芳村已经不是她离开时的芳村，她回到的是一个面向现代文明发展的芳村？二妞这一代将经历怎样的人生？

付秀莹：我想是能实现的，并且应该能。二妞可不是在跟翠台商量。新一代青年是有主见的一代，也是有雄心的一代。见识了城市之后，再回到芳村，二妞应该也不是当初的二妞了。新一代如何在新乡村展开他们崭新的人生呢？这也是我热切关注的。那应该是另外一种新的中国故事了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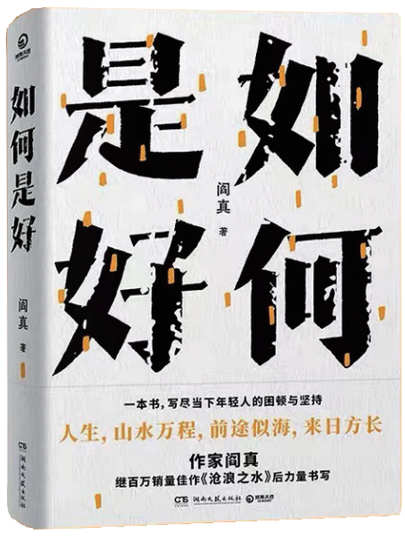
张晓琴：《野望》的变化确实很大，仿佛作者完全下沉到乡村，写日常生活的笔触之细腻让人想到《红楼梦》，细节的洪流与贾平凹《秦腔》的感觉很像，这样的变化其实暗含着作者写作立场的一次转换。之前的《陌上》更多的是以他者的目光书写乡村生活，《他乡》更多的是知识分子女性的自我经验和成长史、心灵史的发掘，而《野望》更多的是隐去作者的对当下乡村世界的“野望”，这样的变化让人惊喜，也让人对后面的作品产生期待。您未来肯定还会有书写芳村的延续性作品，目前有没有明确的想法？

付秀莹：写《野望》的时候，我没有什么得失心，反倒因此得了自在，写得放松、诚恳、朴实，我也由此获得了珍贵的成长。以后肯定还会写芳村，这对我是一个富矿，我愿意不断深挖下去。

青年的奋斗之歌

——读阎真长篇小说《如何是好》

□林培源



青年人进城奋斗，一直是当代文学，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小说叙事绕不开的题材。从1980年代路遥的《人生》，到21世纪石一枫的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等，作家的目光所到之处，农家子弟的彷徨、悲愤和奋斗，编织成一曲曲动人的叙事小调。不管是高加林还是陈金芳，他们都在“反抗绝望”。小说也借此，书写了改革开放40余年来青年的精神成长。

阎真的长篇新作《如何是好》可归入“青年进城”这一文学谱系，区别在于，前述作品篇幅不长，属于中篇小说，高加林和陈金芳没有文凭，是不折不扣的农家子弟；而《如何是好》则是实打实的大部头，主角许晶晶是一位受惠于大学扩招、拥有重点大学本科文凭的小镇青年，小说写的正是她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奋斗的故事。

《如何是好》有着明快的叙事节奏，它以近乎“非虚构”的写实笔法，抒写“文凭通胀”背景下青年一代如小镇青年、农家子弟的出路问题。面对这样一个棘手的社会题材，作家阎真如何书写？换句话说，在讲故事方面，《如何是好》有着什么样的“制胜法宝”？

故事一开始，即将大学毕业的许晶晶意外地丢了保研资格，深陷沮丧中。与此同时，男朋友章伟在麓城求职遇阻，决意回老家古阳县当公务员。许晶晶来自省内边远县城津阴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，她一心想离开小镇在城市扎根。不料，屋漏偏遭连夜雨，父亲失业，一时间，那副“逆天改命”的重担压得许晶晶喘不过气。许晶晶对章伟爱得难舍难分，但在毕业关口，迫于现实压力，两人也只能分道扬镳。保研失败和失恋的双重打击，成了降临在许晶晶头上一系列灾难的序幕。眼看考公务员无望，除了一头扎进求职的大潮，许晶晶别无选择。

这是作家抛给许晶晶的难题。自此以后，“如何是好”就成了悬在许晶晶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。也正是这种不知“如何是好”的迷茫，构成了小说的叙事动力。“失恋”事件后，小说开启了一连串堪称目不暇接的情节：从投简历石沉大海、求职连连碰壁到获得电视台的实习机会，从担任教育机构培训老师到成为地方国营地产公司的销售冠军，从拒绝富二代李亦明的追求到摆脱成功男士的“包养”诱惑，从跳出一位名叫比熊的户外运动爱好者的PUA圈套到与电视台摄影师小沈的情感分合，最后与送外卖的研究生叶能步入婚姻殿堂……在风雨如晦、“升级打怪”的谋生路上，许晶晶还曾因一时的贪念而堕入诈骗集团，被以高薪酬、高待遇之名骗至海南，最终侥幸逃脱。在表现手法上，作者以纪录片式的详实镜头，将许晶晶跌宕起伏的遭遇“一镜到底”。

可以说，许晶晶的职场起伏与情感波折交替缠结，是《如何是好》引人入胜的“法门”，尽管如此写法难免有陷入通俗文学套路化、程式化的危险，但作者深谙“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”的叙事传统，两条线索被巧妙地编织起来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将读者的注意力牢牢抓住。除此之外，小说以许晶晶为圆心，将触手伸展到学校、家庭和社会的广阔空间，又将电信诈骗、PUA、婚恋市场、房地产行业的生态等社会话题自然融入情节中，为读者营造了一个真实立体的故事环境。

其次，《如何是好》的故事并不复杂，作者也没有故弄玄虚、对情节进行过度戏剧化的设置，而是秉承一种贴近现实、求真求实的姿态，以第一人称的口吻，让人物现身说法，对主人公许晶晶复杂幽微的内心世界做了淋漓尽致的展现。当许晶晶开口倾诉自己的烦恼、迷茫、痛苦和奋斗时，读者仿佛听见亲切的声音在耳畔响起。

许晶晶并不是一个“逆天改命”的成功者，小说写了她对家庭出身的自卑和羞耻感，以及面对金钱和权力诱惑时的犹豫与不安。费孝通认为，传统乡土社会是“阿波罗式”的，有一套稳固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；而现代社会则是“浮士德式”的，充满了变动和诱惑，就像浮士德所面对的魔鬼靡菲斯特。在这个意义上看，许晶晶和1980年代的高家林一样，都是矛盾结合体，他们夹在乡土社会的伦理秩序与现代社会理性化、工具化的逻辑缝隙之间，只不过高加林最后回到乡下，在城乡流动性几近于无的特殊年代，他所遭遇的困境比许晶晶更甚。

不过，许晶晶遭遇的困境，也并没有超出大部分读者的认知范畴。读者大可将其遇到的每个难题在现实层面“还原”出来，并与自身经历形成对照。换句话说，《如何是好》堪称一部具有可操作性和参考价值的青年“城市生存指南”。有了这个前提，再来审视许晶晶的形象，或许会让人对她产生更深刻的“同情之理解”。

像许晶晶这样的形象，映照出的是一个由农耕社会传统、家庭教养与学校、社会实践生活构成的道德世界。许晶晶身上有着小镇青年的朴实、勤劳，但她无疑也是功利的。她深知城市的残酷，若要在城市立足，当务之急就是找到稳定的工作。面对求职门槛的升高和文凭的贬值，许晶晶没有“高不成低不就”，找不到编制，便退而求其次，从当编外的培训老师开始，由零做起，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。

许晶晶是无数农家子弟、小镇青年的缩影。如社会学者程猛在《“读书的料”及其文化生产——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》一书中指出的，许晶晶这类农家子弟身上的痛苦，也是父辈们的痛苦，更关键的是，这种痛苦是“改革开放之后剧烈的社会变迁和呈现差异在个体内心世界的投影”，“当社会发生结构性的改变，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力量就显得渺小和无力”。

许晶晶当不了时代的弄潮儿，但她也没有因此随波逐流。她对爱情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偏执，她坚守着道德良心的底线，因此才能在面对陷阱时抽身勇退。这种看似“跟着感觉走”的质朴，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。如此种种描写，寄托了作者对诸种社会现象的反思。这种反思，化身为许晶晶面临的一个又一个现实问题，冲过去，就是坦途，一时胆怯或躲避，便只能打回原形。

《如何是好》是一曲关于青年的奋斗之歌，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中国社会的变迁。许晶晶在危机四伏的迷宫中左冲右突，终于杀出一条血路。经过十年的奋斗，她实现了买房的愿望，也与来自偏远地区、家境贫寒的叶能结婚生子。生活看似稳定，但依旧挑战重重。故事结尾，直播行业兴起，许晶晶摸透了麓城大大小小的楼盘，做足功课，准备投身直播，大展身手……

从“文学性”的标准来衡量，《如何是好》并没有贡献多少形式和叙事技艺的创新，它老老实实甚至有些笨拙地讲故事，以真实可感的女性视角、清晰明快的故事情节、接地气的细节刻画，令读者置身其中，产生共鸣。作为一部直面现实的小说，它关于许晶晶的故事，既是个体叙事，更是当代社会的集体叙事。

广 告

滇池

独特·精致·经典

二〇二二年第十二期目录

小说家
荨麻（短篇小说） …… 马 可
失踪记（短篇小说） …… 夏 逾
江豚引入陆地饲养可行性报告（短篇小说） …… 黄复彩
冬至（中篇小说） …… 许 翔
滇池诗卷
诗人 叶德庆 邓朝晖 麦 豆 杨 角
尹明松 杨镇瑜 郑 春 宋德丽
西双版纳诗歌小辑
华东民 朱建锋 边八哥 唐 扬 存一榕
马亚姗 许铁锋 岩温香 杨 华 马瑗苑
散 文
名将高颓 …… 张锐强
磨房心事 …… 加拉巫沙
梨园小曲 …… 刘小男
盆地玉屑 …… 卢 鑫
我读·杨昭专栏
绰号：读麦克劳德的《秋》 …… 杨 昭
刊中刊·东南亚文学
石岚短篇小说辑
发丝 …… 【越南】石 岚作 代 梵译
饥饿 …… 【越南】石 岚作 代 梵译
稚子 …… 【越南】石 岚作 代 梵译
封二三、内文插图：布面油画 陈玲洁

邮发代号：64-9 定价：8.60元
主办：昆明市文联 编辑出版：滇池编辑部 电话：(0871)63313659、63376805
地址：昆明市盘龙区文艺路28号《滇池》编辑部407室 邮政编码：650233
滇池文学网网址：www.dchwx.com 投稿邮箱：dcwxyk01@163.com（小说）
dcwxyk02@163.com（散文） dcwxyk03@163.com（诗歌）

北京文学
BEIJING LITERATURE
首都的文学 文学的首都

每册20元 全年240元
全彩印刷 装帧精美 每期208页 全年各12期
《北京文学》（精彩阅读）邮发代号：2-85
《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月报》邮发代号：82-106
地址：北京前门西大街95号北京文学期刊中心（100031） 电话：010-66031108

延安文学
接地气 重写实 有暖意
社长：魏建国 主编：杨建
2022年第6期 要目

小说工场
龙凤璧 / 王哲珠
袁丽苹寻子记 / 彭兴凯
家有婆媳 / 邢根民
以父之名 / 王善常
拂晓前的安魂曲 / 朱无咎
西部散文
虫儿飞 / 李汀
汉水中国 / 张凌云
倾斜的天空 / 何新军
雁归来 / 马道衡
诗读本
当第二十支铜号
吹响的时候 / 王占斌
在密林里 / 北野
最长的痛 最短的歌 / 张静
野草正积攒燃点 / 黄晓平
红色记忆
开国少将贺光华的延安岁月 / 王晓建
北方评论
悲哀是不能忽视的一种力量 / 秦岭 王久辛
寻找新世界入口的独行侠 / 陈啊妮
北京知青的陕北体悟 / 王克明
人文陕北
《诗经》里的陕北方言 / 狄马

邮发代号：52—91 定价：15.00元 邮编：716000
地址：陕西省延安市新区为民服务中心7号楼A557室
电话：0911-7092667 邮箱：yawx1979@vip.163.com